

騷動之秋

刘玉民



第一章

“……淑贞嫂子把大勇找回家了……好象是因为秋玲的事儿……”

超豪华型小皇冠，沿着通向城里的公路飞驰。车窗外，秋天的山野炫耀着令人心醉的色彩。岳鹏程的思绪，依然缠绕在方才胡强讲过的几句含含糊糊的话上。

看过捕鹰收鹰的全过程，岳鹏程带着满心的兴奋来到公路边上时，又说又笑的胡强忽然站住了：

“岳书记……”

岳鹏程发现了那舌尖上的迟疑，故意望着不远处的石桥。他的“坐骑”，送他前去开会的那辆银灰色的小皇冠，正通过石桥向这边驶来。

“岳书记，有件事告诉你，你可别……”虎背熊腰、满脸络腮胡子的胡强，一时间仿佛成了未出阁的大姑娘。

“什么事痛痛快快！别他妈老娘们似的！”岳鹏程说。他不过四十六、七岁的样子。因为近年从膝盖以上均向圆形发展，一米七五的身高无形中至少缩短了五公分。好在目前他并不是姑娘们追逐的猎物，并不存在“二等残废”的苦恼；倒是作为中年人和“书记”，恰到好处地显示出稳重和威仪。

“是这么回事，先一会儿我来时，淑贞嫂子把大勇找回家了……”胡强满面小心，却极力想显出平淡的样子。

“喊回家怎么啦？说呀！”

小皇冠停到路边，司机小谢打开了后门。

“我从外边听了几句，好象……好象是因为秋玲的事儿……”

山坳里涌过一阵风。秋天的阳光，在岳鹏程宽厚的面庞上涂上了一重紫红。他的目光在路边一株老椿树胸前游弋。

“还有吗？”

“好象还说到了你……”

“就这些啦？”

胡强低着头，脚尖在路边一块石头上蹭着。

“真他妈狗咬耗子！”岳鹏程脸上的紫红已经过去，浓黑粗重的眉头跳跃着，显出几分凶狠，“你这个治保科长可真有两下子！叫你注意动向，你把耳朵架到我家墙头上来啦！好大的胆子！”

“不，岳书记！确实不是！……我胡强是头牲口，也不敢朝你炮个骡子！……”胡强发誓赌咒。

对于胡强的忠诚岳鹏程并不怀疑。这不只因为那小子在城里开车轧死过人，被他好不容易保下来，弄到村里当上治保科长，还因为他与那小子的老舅，原县委组织部长、现任县人大常委副主任的陈大帅，有着很深的关系。大白天上班时间，淑贞把身为公司财务科长的大勇找回家，会有什么事情呢？因为秋玲的事，因为秋玲的什么事儿？难道自己与秋玲的关系，被淑贞发现了什么？……难道昨天晚上……

岳鹏程心尖一跳，额头上立刻感到了一层燥热和潮湿。

昨天晚上，按照秋玲约定的时间，岳鹏程提前赶到办公室，擦了桌子茶几，又把里间的床铺收拾了一番。这里曾经印下他和秋玲的许多记忆。只是近半年里，秋玲轻易不肯到这所办公室里来了，尤其不肯进到里边的屋子里去。这使他只能在时时生出的期待和焦灼中，忍受煎熬。

“晚上我找你有事。”下班前，在楼梯上，他们擦身而过时，秋

玲轻声说。

“到我办公室？”

秋玲眼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流波，她点点头：“好吧，八点我来。”

如同天边的一片彤云、梦中的一只仙鹤，秋玲飘然而去。

楼梯上传来一个供销员与几个前来求援的客户道别的声音。岳鹏程快步登上去，以难得见到的热情把客户留下来，并且带到宾馆小餐厅，要了几味海鲜、几瓶青岛啤酒。客户们千恩万谢，临走也不明白这位大名鼎鼎，往常连面儿也难得见到的大桑园村党总支书记、远东实业总公司总经理，今天何以如此慷慨盛情。

表针指到七点四十五分时，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。岳鹏程立刻拿起一张报纸，坐到沙发上。他不愿意让秋玲看到自己心神不宁地等待着的窘态。与女人交往，与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心爱的女人交往，是不能不讲究一点谋略的。这半年，他对秋玲和秋玲一家关怀备至，却从未对她有过丝毫勉强。女人的心柔弱而坚硬。征服女人的心也只能如此。他知道秋玲是不会忘掉他的，会同以前一样时常到这里来的。当然，除了关怀体贴之外，他还有另外的考虑和办法。没想到他的“考虑和办法”尚未付诸实施，秋玲便飘然而至。

女人哪！女人！

楼梯的脚步声传到门外，推门而入的却是司机小谢。小伙子的未婚妻要回县城的家里去，小伙子问书记晚上用不用车。

“你去吧，把车也开去，让她爹妈开开眼！有人问，就说到县里接我。”

小伙子欢蹦活跳地去了。楼梯一直没有再响。

七点五十五……八点……八点五分……

岳鹏程觉得身上好象有一些虫子在爬，沙发上也象被谁点着了一团火。他跳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掀起紫色和乳黄色的双层窗帘，朝楼下左侧的那条胡同张望。

还是不见人影！

他心烦意乱地将报纸丢在沙发上，坐到写字台前的藤椅里。蓦地，他惊住了：对面靠墙的高背沙发椅上，一个姑娘正在向他笑。

那笑既含欣赏又有讽嘲。夜的沉重显示出两排洁白的银亮；额头，如同一片落雪的原野；原野下方，两抹浓眉下镶嵌着两颗星辰；鼻梁挺秀犹如一架山脊；一头浓发，凤尾菊似地在脑后和颈下恣意飘逸和流泻。她向墙边伸出纤细的食指，柔和的、乳白色的日光灯的亮光，立刻使她周身闪射出春天的光环。那光环遮蔽了那眼角上的几道细密的褶子，和褶子下方的眸子里隐隐外泄的某种忧郁和不安。

“秋玲！……”

岳鹏程带着喜悦的冲动，上前拉起了那双姑娘的小手。

那手柔软滑腻，象是一块温热的海绵。一股电流经由海绵传到神经中枢，岳鹏程就势俯下身去。

那只手把他推开了，“你别乱动，我找你有事儿呢。”

“有事儿就那么急，还耽误了……”

“你想不想听？不想听我立马就走！”语气中没有回旋的余地。

“好！听，秋玲的话咱还敢不听！”

岳鹏程乖乖地退回到沙发那边，随手丢过一袋高级酒心糖。

“我准备结婚。”

“结婚？”

岳鹏程的眼珠蓦地凝住了。他差一点跳起来，眼珠几乎滚

落到猩红色的化纤地毯上。

“我想你应该理解我。”秋玲把低垂的眼帘挑起，审视的目光中流露出温和的期待。

“和谁？”终于问出一句话。

“贺工，贺子磊。”

果然是他，这个被收留的“坏分子！”一个月前，岳鹏程就风闻秋玲同这位流浪工程师有了关系。但他没料到事情会发展得这样快。

“他以前那些事，都了解清楚啦？”

“那是那个书记对他的陷害。”

“这么说已经决定了？”

“我想是。”

静默，好难捱的静默。

窗外漆黑，有风。风象一个顽皮的孩子，悄悄地尝试着揭开那道厚实的窗帘，窥探那背后的秘密。蓦地，窗帘果真被揭开了。沉闷的屋子里透进了夜的神奇和美妙。

岳鹏程在整洁的地毯上踱了几步。然后回到藤椅中，从写字台里拿出一盒烟，点上一支，用力吸了一口。

烟雾弥漫了他的脸，弥漫了秋玲的视线。

因为胃病和咽炎，他的烟已经忌了将近一年了。那是秋玲劝诫的结果。但此刻秋玲只能眼睁睁看着，压抑着几次冲涌上来的劝告的意念。

“今天你是专门来告诉我这件事的是吗？”岳鹏程咳嗽着，但心绪显然已经平静了。

“是。”秋玲的脸忽然有些燥热，目光盯到写字台一边。那里有一个已经成了装饰品的绛红色的自立式自动旋转石英电暖器。

“如果你能谅解我的话，我还想求你办一件事。……”

“谅解你？”岳鹏程抿唇沉吟。片刻，随后身体向后一仰，又显示出他的热情和爽快，“你要结婚是好事，我有什么不谅解你的？咱们一起走过这么多年，论功劳论情谊，只要我岳鹏程在大桑园还说了算，你秋玲有什么事就说吧！”

秋玲反倒吞吐了：“我只是想……”

“要盖房？要地基还是要材料？”

“不，我只是想把他的户口……”

“哦，户口落下才好结婚。”

岳鹏程沉吟地屈了屈手指，眉尖微微蹙起：“秋玲，迁户口的事上边已经卡死了，这你知道。尤其象贺工，屁股后边还拖着一条尾巴，恐怕更难。”

思忖了片刻，忽然有力地一扬下颌：“这样吧，我亲自来办。保准误不了你的好日子，行不行？”

秋玲显然被感动了，眼眶里溅出几颗明亮的泪花。她直视着站到面前的岳鹏程，猫儿似地任凭他把她的小手握进两只宽厚、坚实的掌中，并让他在她的唇上落下一串重重的热吻……

沉思中，岳鹏程情不自禁地揉了揉手掌，又舔了舔嘴唇，姑娘小手的温润和红唇的甜腻，仿佛还没有消失。

淑贞会发现什么呢？大勇又会知道什么呢？

淑贞是个有血性的人，果真发现了他和秋玲的暧昧，肯定会掀起一场大波。然而这怎么可能呢？昨晚的事，就是那样简单、迅速和秘密的嘛！……或许因为别的什么事，淑贞姐弟和秋玲发生了龃龉？一定是为的那条胡同，大勇那小子偏要把房基向外挪出一砖。真是岂有此理！……对，一定，一定就是那条胡同了。……胡强这小子听见风就是雨，回去非狠狠敲打敲打不可！……

小皇冠在岳鹏程的思虑中驶进一所大院。没等停稳，一位

干部便跑过来打开车门，对岳鹏程说：

“人都齐了，县委祖书记和省报总编辑都来了，就等你了。”

岳鹏程下了车，随手把车门一甩，一阵轻松的小跑，朝一色白玉石铺成的台阶上登去。

第二章

起床，头脸都没有抹一把，淑贞便出了门。走到街上，见众人直把眼珠朝自己身上转，这才悟起蓬头垢面丢人现眼。连忙返回家梳洗了一番，又对着镜子在红肿的眼皮周围，擦上了一层厚厚的雪花膏。

她是个好强爱面子的人。对着镜子，心里还为方才在人前的失态而后悔。

昨晚等大舅，直等到半夜。上床后折腾来折腾去，直到窗户玻璃上放亮，才迷迷糊糊合了眼。一合眼就到这个时辰，连编个理由请假也太迟了。

“妈，你到哪去？”

里屋传出惺忪的、懒洋洋的声音。银屏放假在家闲的没事，晚上一股劲疯玩，早晨从来难得见面。

“到你姥家，找你那舅！”淑贞不愿意让女儿看见自己这副模样，径自走到院里。

朝向院子的一扇窗户推开了，银屏露出半个脑袋。她只穿着裤衩，短袖衫的扣子马马虎虎扣了一个，一对春笋似顽强生发的小乳房，几乎裸露着。

“妈，你可真是老糊涂啦！都快十点了，俺那老舅还不早狼蹿了，还在家等着你去找？”昨晚淑贞去跑了几趟，她是知道的，“家里又不是没有电话，作吗满山乱跑哇！”

银屏嘟囔完，也不穿衣服，趿拉着一双火炭儿似的塑料拖

鞋，走到收录机那边。邓丽君的“爱呀爱呀”的声音，便占领了屋里屋外的大片空间。

唉！真是气疯了！村里三年前便安了总机，各个办公室和
中层以上干部宿舍，早就实现了“通讯电话化”呢！

淑贞回屋拿起电话。话务员的询问，被“爱呀爱呀”盖得象是蚊子叫。“银屏！”她喊过一声，丝毫不见结果，只得进到里屋，
拧小了收录机的音量开关。

女儿报以一对白眼。

家里电话接通，母亲告诉说，大勇一早就走了，早饭也不知在哪儿吃的。又接财务科。接电话的女会计去找了足有五分钟，回话说：他们的徐科长正在接待税务局的客人，抽不出时间来接电话。淑贞一胸膈子恶气，好象一下子找到了发泄的地方。对着话筒嚷道：

“你告诉徐大勇，他姐喝了敌敌畏，他回来晚了，死尸也别想见上啦！”

她感到头晕。不仅晕，太阳穴两边的两条青筋，一股劲地跳着痛。也不仅痛，心口窝里似乎浇铸了钢筋混凝土，堵闷得让人难受。她想喊银屏，又觉着没意思，便倚到床上，捂着脑门闭起了眼睛。

真是不可想象！真是大白天见了鬼！他岳鹏程竟然作出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来。他怎么对得起天地良心！怎么对得起她——把一颗心扒给了他的妻子！

巧合，令人悲哀的巧合啊！

昨晚刚刚吃过饭，家里来了两位客人。来客本来是极平常的事。自从大桑园和岳鹏程上了报纸电视，熟悉的不熟悉的，认识的不认识的，有事情的没事情的，隔着一道墙一条胡同的和远隔几千几百里的客人，几年里从未断过。淑贞大多时候只回答

一声“他不在家”，或者“他出去了”，就算完成了任务。偏偏昨晚来的是岳鹏程当兵时一个连队的战友，现在是外贸公司的科长，而且当晚就要赶回青岛去。人家只想见见面，把断了线的联系接起头来。淑贞不敢怠慢，一边端茶送糖招待，一边让总机话务员帮助找岳鹏程回来。

总机的两个小姑娘查问了商场、宾馆和几个厂子，都说没有见到岳鹏程的面。

“疗养院去了没有？”

疗养院属部队建制，岳鹏程在那里有一个房间，晚上时常在那里过夜。

“问过了，岳书记没去。”

“小谢在不在？车是不是出去了？”

“小谢和车都不在。”

“那是出去了。”淑贞正要放话机，责任心极强并且觉得过意不去的话务员，又告诉说，岳鹏程办公室的电话，不知出了故障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一直要不去。

车出去了，他还能在办公室有什么事儿？淑贞看着失望的客人，并不抱多少希望地向挂着“远东实业总公司”巨大标牌的办公院那边走去。

二楼那个熟悉的窗口象一口漆黑的井。淑贞趑身欲回，一阵风过，漆黑的窗口里逸出几道明亮的光束。光束映到淑贞脸上。顺着光束望去，淑贞依稀看到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拥偎在一起的情景。那男人不须说，正是自己的丈夫！

她无论如何不敢相信，死劲地、怔怔地盯着那个方才开启的黑井，企望夜风给她一次验证的机会。夜风回绝了她的愿望。一个她所熟悉的苗条的姑娘的身影，不一会儿却从她眼前飘了过去。

她看到满天星星狂舞；
狂舞的星星如雨般陨落；
陨落的天雨击中了她的四肢、躯体和脑壳……

如果不是亲眼目睹，如果不是坚信神经和视力的可靠，如果是别人，包括父母、兄弟、儿女，把夜风无意泄露的情景讲述给她听、描绘给她看，她，徐淑贞，都决不会相信。岳鹏程，那是她抛家舍命、倾心袒腑追恋和衷爱着的人哪！那是曾经面对山海星月，发誓一辈子对得起她和使她幸福的人哪！

泪水潮涌般地充满了淑贞的眸子，不声不吭地在她面颊上划起了两道平行线。痛苦仿佛受到了鼓舞，立时在她的脸上、心中肆意地泛滥起来了。

岳鹏程，你这个负心汉！过去的岁月你全忘记了吗？连那个薄雾的清晨和海滨的黄昏，你也忘记了吗？……

那是一个薄雾的清晨，河堤葱葱，罩上了一层奇妙的羽纱；流水悠悠，滚淌着一汪甜腻的乳浆。带着豆蔻年华楚楚风采的淑贞，在河边洗完衣服正要回家，外号“小铜锤”的岳鹏程，忽然从河中冒出来似地出现在她面前，红着脸，把一张皱皱巴巴、小得不能再小的纸条，塞到她手里。突如其来的情势使淑贞一阵慌乱。但她很快意识到事情的重大，不顾岳鹏程固执期待的目光，急急地跑回家去，躲进厢房打开了纸条。纸条上是几个被描得又粗又重的字：

我走了 给你写信好吗

淑贞与岳鹏程在天阴要点起蜡烛的屋子里一起读过书，在下雪天要铲除疙瘩、撒上沙子的井台上一起挑过水。她知道，她的父亲是个犯了错误的大干部，他是为了照料爷爷自小留在村里的。如今爷爷死了，他要参军去了。他给予她的最深的印象

是胆大、有劲。“小铜锤”的美名就是上二年级时，一次与高年级学生比武，他一拳砸破两块土坯赢得的。而她是以勤恳、文静闻名的，而且户口在县城，要算是村里少有的金凤凰呢。她怎么也不敢想象，这个经常与自己话也没有讲过几句的小伙子，会在她情窦初开时，第一个向她投出爱的利箭。

第二天，还是同样一个薄雾的清晨，还是同样披着羽纱、淌着乳浆的河边。满面烧着早霞的淑贞，把一张同样皱皱巴巴、小得不能再小的纸条，丢到洒满露水的草地上。远远等候着的岳鹏程，马驹撒欢般地奔过去，在草地上捡起了几个更加简单而且并没有描过的字：

随你便

“两张纸条牵起两颗心，薄雾的清晨是最好的媒人”。淑贞至今记得岳鹏程从军营里写回的两句“诗”。而那个写“诗”的人，却早已把那个印满了柔情蜜意的清晨，丢到茅厕坑里去了。

淑贞哽咽地扑到枕头上，枕头上立刻被淋湿了一片。她抓起枕巾，试图制止悲哀的倾泻，那悲哀反而更加汹涌了。一个遭到背叛的女人，总是最先和反复地忆起以往幸福和奉献的时刻。而那个时刻的忆起，又总是伴随和加重着无可遏抑的痛苦和悲哀。如果说那个薄雾的清晨，对于淑贞还只是一种淡淡的甜蜜、淡淡的痛苦和悲哀的话，那个长了眼睛的黄昏，便不知要浓重出多少倍了。而那个如此重要的黄昏，显然也早已被岳鹏程从心目中剔除干净了。

岳鹏程！你这个负心汉哪……

那已是离开那个薄雾的清晨几年之后了，淑贞成了县棉麻公司的一名会计。正当她陶醉在爱情的憧憬中时，在部队当了几年“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”，眼看就要提升到连长的岳鹏程，由

于来自大桑园的一封揭发他与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”的父亲“关系极不正常”的信，突然退伍回到了村里。徐夏子婣——淑贞的母亲，是眼看着父亲和两个姐姐被贫困夺去生命，托亲拜友，好不容易才从那个被称作“大丧院”（大桑园）的村子跳出来的。她怎么可能看着自己的女儿，再跳进那个盛满命运苦汁的深渊里去呢！

“我的闺女就是丢到茅厕坑里沤粪，也决不嫁给‘大丧院’的金豆子！”第一天，她毫不客气地把岳鹏程赶出了家门。但女儿并不肯屈从她的心意。那天晚上，徐夏子婣拿出了最后一招。她把一瓶敌敌畏和一张托人好不容易搞回的结婚证摆到女儿面前，要她作出抉择：要么，与结婚证上的那个人（人家是大军官，家里也清清亮亮）结婚；要么，那一瓶敌敌畏就是她们娘俩的最后的一点情分。淑贞知道母亲是个说得出口、做得出的泼女人。她木然地望着那个陌生男人的名字，望着那颗鲜血淋漓的印章，一下、两下把结婚证撕碎；然后在徐夏子婣的惊叫中，抓起那瓶敌敌畏，大口大口喝起来。

第三天，淑贞被医生从地狱之门夺回后，立刻拼着性命，逃回到那个因理想和爱情破灭而几近绝望的人的身边。

那是黄昏的海滨。夜色降下帷幔，天穹上方点燃起万千盏灯笼。暖风吹来拔节青草的甘甜，和被埋进新土中的枯枝败叶的芳香；海洋奏起壮丽得蛊惑人心的乐曲；神秘莫测的远方一闪一闪，白的、红的或者绿的，是渔船的眼睛、夜的眼睛……因幸福而颤抖的岳鹏程，紧紧拥抱着淑贞，一遍遍地在她唇上、面颊上、神秘的姑娘的高地上留下热吻；同时轻轻地、庄严地倾吐着心中的誓愿：“一定，一定要让你幸福！一定，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！”……

正是从那个晚上起，淑贞成了那个被称作“大丧院”的村子

里的一个倒运农民的妻子。为了那个倒运农民，她几乎牺牲了自己的一切。而如今她得到的是什么呢？

呜呜……淑贞心中的苦汁，化作连天波涛澎湃起来了。

大勇很快回来了。一起来的还有公司医院的一辆救护车和两个大夫。徐夏子婣扭着半大的小脚，急急地跟在后面。

“姐！银屏！谁病啦？”大勇进院，未见人影先自嚷着。

徐夏子婣隔着窗子盯住银屏：

“屏子，你妈真个是病啦？”

银屏被流行歌曲塞满耳洞，并没有听清窗外问的什么，只是就着歌曲的节拍，胡乱地点着脑壳。

“哎呀呀！这可怎么得了哇！”

徐夏子婣连忙扭进里屋。大勇招呼两个大夫，提着急救器械也随了进去。

徐夏子婣和大勇，是三年前从县城回到村里来的。每月四十五块二毛工钱的丈夫死去，依靠糊火柴盒的极其微薄的收入，实在难以敷衍县城里一日三涨的生活花销。刚刚退学的大勇当了临时工，徐夏子婣也不得不抹下脸，每天到垃圾场去寻找生路。那时大桑园已经发生了巨变，岳鹏程已经成了全市乃至全省、全国知名的“农民企业家”、“农民改革家”。县城里许多人，包括一些国营职工和领导干部的亲属，都发海潮似地朝大桑园涌去。但徐夏子婣想也没敢想。淑贞结婚后，带着岳鹏程回家向母亲请罪。徐夏子婣二话不说，把一盆脏水泼到两人身上。淑贞抱住她的腿苦苦哀求，脑门撞到石块上流了一脸血，徐夏子婣连一把止血的锅刷子灰也不肯给，生生把两人赶出家门。因为这，淑贞回去几乎没丢了命。事隔两年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——赢官，过周岁生日时，淑贞托人去找徐夏子婣，想回去或

者搬老人家到自己家来看看外孙。徐夏子婣一口咬定，她的闺女死了，她没有“大丧院”见不得人的亲戚，更没有什么外孙子。她头顶未生慧目，自然无从想见“大丧院”会在一夜之间，变成“大富院”“大福院”。但她实在把事情做绝了。她知道，就是自己投了河上了吊，淑贞两口子也绝不会再登自己的门槛了。

那年腊月她病倒了。一病二十几天，看病抓药找不出一分钱，大年三十，两眼睁睁躺在炕上等死。约摸到了下半晌，院外好象驶过一辆汽车，窗上的玻璃嗡嗡响了几下。一阵急速的脚步声从院里传进正屋，脏得发黑的门帘蓦地被撩开了，一声“妈呀”的呼叫，淑贞带着满脸泪水，扑到了她的身上。

徐夏子婣只当作梦，梦里边禁不住搂住淑贞，把浑黄的老泪洒到女儿胸前。

她立刻被送进了医院。

出院的那天，岳鹏程也来了，坐着那辆好不威风的红旗轿车。他曾发誓一辈子不见这个可恶的老太婆的面儿，但他终究不愿伤了淑贞的心，不得不亲自出面，把徐夏子婣母子搬回大桑园落了户。……

“贞子，你真个是病啦？”

进到里屋，徐夏子婣便上炕摸淑贞的额头。两个大夫按照大勇的吩咐，也把血压表、听诊器一齐摆了出来。

淑贞挺身坐起，推开徐夏子婣的手，朝大勇喊道：“让你回来，谁让你把医生也请来的？”

大勇露出一脸苦相：“电话上说你病了，我以为……”

“你以为么个？我不死，叫你就当听不见是不是？”

徐夏子婣松了一口气。两个大夫知趣地连忙退去。院外一声笛鸣，救护车开走了。

大勇有些局促地坐到沙发上，把一肚子疑惑，集中到墙上

挂着的那张结婚照上。那照片早已褪色，照片上的淑贞和岳鹏程，看上去竟然有几分滑稽：小平头，小刷子辫儿，一脸呆相，一身泥土腥子气。

“昨天夜里，你到哪儿去了？”

大勇听出是问自己，肚里的那颗心一下提到胸口。昨晚他和胡强在园艺场喝酒喝到电视播音员道过再见，出来又醉醺醺地闯进福利厂那个漂亮的小哑巴宿舍去纠缠了半天，逼得小哑巴几乎要跳楼。淑贞一问，他以为露了馅，心想这下完啦，脸上却极力做出平静的样子。

“要盖房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……夜里不出去跑，还有么时候……”

他眼皮耷拉着，眼珠乌溜溜地在淑贞脸上搜索，心里在紧张地编着否认与小哑巴有过任何接触的谎言。

淑贞未生疑窦。大勇在商场找了个对象，预定新年结婚，正在操办盖房子，她是知道的。

“见到你大哥干什么好事了没有？”

蓬城一带习俗，姐夫也称哥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分不出大二三的，称哥或大哥。

“我怎么见着俺大哥来？昨夜里我回来得晚，今天他不是开会去了？”

“不是问这两天。是问你这几个月、这几年，你看见没看见他跟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！”

大勇被搞迷瞪了。悬在半空的心却放归原处。

“不三不四的人……那些来参观和作买卖的，什么人没有？谁知道你问的是……”

倒是徐夏子婣以女人特有的嗅觉，嗅出了门道，伸手关上屋门，瞅着大勇说：